

恢复《老子》的本来面目

——帛书《老子》与今本《老子》之比较研究

尹振环

《马王堆汉墓帛书（壹）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75年线装本，下简称帛书）证明今本《老子》在定名、篇次、分章、章次、文字上的许多失真，与原本的面目不符：

（1）定名。始初并无《道德经》之名。帛书老子甲本有无篇名，已不可知，乙本篇末有“道”之篇名，“德”系据“道”而补（见《老子乙本图版》12页252行下），“经”字乃帛书整理者所加。所以“道经”、“德经”之篇名也属后人所为。这又一次证明《史记》所言“老子著书上下篇”是正确的。

（2）篇次。帛书老子上篇为“德”，下篇为“道”，今本则颠倒了。

（3）分章。帛书老子乙本无分章，甲本有划分章节的圆点符号，它说明今本《老子》之分章有的是对的，与原貌相符；有的则是错的，不符原貌。

（4）“章”次排列。帛书老子不完全等同今本。

（5）文字。帛书老子虽是最古本，但从文字上看则不是最善本。假借字多，脱文衍误也不少。总的看不如今本。但是帛书老子又证明今本《老子》在文字上，有不少问题，遭到后人篡改，许多借字复本字是否正确，还值得推敲。有的易借字为本字，显然错了；也有的今本文字反不如帛书。同时帛书不少地方

有助解除历来争论不休的疑团。

可见，需要用帛书老子校订今本《老子》，使《老子》不仅在结构布局上恢复其原本的面目，而且也要在文字上消除篡改与讹误。为此，仅从以下四方面，作如是分析、考证。

一、“分章”结构复原

这是恢复《老子》原结构布局中最棘手，也是最重要的事。

“《老子》原不分章”，这只能说对了一半。这一半在帛书老子乙本中得到证明。另一半是：“《老子》的行文结构又不是整然一体的”。而是用“·”，或空一格以间隔不同的论断的。前者的证明是帛书老子甲本，正如其〔凡例〕所说的：“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”（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简本）。后者的证明是魏、晋、唐初的另一种“不分章”本，“不记章数，然每章皆空一格”（朱谦之：《老子校释》）。当《老子》成为官方哲学后，这种不分章又分章的状况。更显得不方便了。于是西汉时又有了分章本，刘向（又传说为河上公）分《老子》为八十一章，严遵则分为七十二章。后来又有分五十五、五十九、六十六章，等等。看来是在唐玄宗时，借助行政力量的推动，八十一章才成为传世的主要本子。正如高亨所说的“《老子》分章，多有戾替，绝非原来之旧”。帛书果然证明八十一章不是原本之旧。看起来分章似乎小事一桩，其实分章不当，往往掩盖重要思想，模糊文义，甚至遗憾千古。那么这“原本之旧”能否考证恢复呢？从以下五方面看，是可以考证和恢复的。

1.从帛书的分章符号——圆点看

帛书老子甲本的分章圆点大多残缺掩损了。仅仅残留下十九个分章圆点。尽管如此，这十九个圆点，大都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，试举几例：

（1）如今本之四十六章：

•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憯于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恒足矣。（简本帛书老子3页）

此章总共不过九句话，而头四句的前后就明明标着两个分章圆点。它说明前四句是独立成“章”的。后人将它与不知足、纵欲等联成一章，似乎战争就是贪得无厌引起的。其实，不知足何止表现在战争上呢？再说，自卫性质的战争，解民倒悬的战争，还不能归咎于不知足。不知足表现在各方面。这说明帛书前四句独立成章是正确的，老子之本意是这样的。

（2）又如今本之五十一章：

•道生之而德畜之，物形之而器成之。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也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也。•
道生之，畜之，长之，遂之，亭之，毒之，养之，覆之。
生而弗有也，为而弗恃也，长而弗宰也，此之谓玄德。

前、中、后三个圆点清楚说明五十一章不是一个章，而是两个章。细审文义，果然是两个章，理应如此。并且由此进而发现，后人为了合并为一章，在文字上所作的增、删、改。这里就不再作具体分析了。

（3）最典型的莫过于今本之七十二章：

民之不畏威，则大威将至矣！•毋狎其所居，毋厌其所生。夫唯弗厌，是以不厌。是以圣人自知而不知也，自爱而不自贵也。故去彼取此。（简本帛书老子11页）

帛书标明后七句为一章。前两句虽无分章圆点，但它不可能列入前面一章的“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”之后。显然，前两句即一个独立“章”。这样一来，大大加深了它的深刻性，大醒耳目。河上公注曰：“威，害也。人不畏小害，则大害至。”严遵注曰：“民不畏威，轻禁易入，身陷于司，大命绝天。”当人民到了藐视统治阶级的权威时，统治阶级必定报以更大更恐怖的镇

压。历史也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。分开解析此章，岂不更好？

这些不仅说明帛书的分章圆点是正确的，而且说明今本《老子》的许多章，是由原本的两个、多个章合并而成的。

2. 从帛书增减之文句看分“章”

帛书老子有的文句是今本所没有的，而今本《老子》有的文字又是帛书所没有的。这些新增减的文句，有的竟等于分章圆点。如今本二章，帛书就多了几个“也”字，多了一句“恒也”，少了一个“故”字，它们就等于分章圆点：
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

（故）有无之相生也，难易之相成也，长短之相形也，
高下之相盈也，声音之相合也，〔恒也〕。

这里有这样三个问题：首先，第二段每句后面的“也”字，是今本所没有的。它说明第一段与上段句式组成不同；其次，帛书甲乙本都有方括号内的“恒也”二字，这也是今本所无的，这个“恒也”，是一句总结语，表示第二段終了，岂不是等于一个分章圆点？其三，第二段圆括弧内的“故”字，是今本的文字，帛书没有。显然它是以后加上去的，用以承转上文，联为一“章”，它是否又等于一个分章圆点呢？再从文义上看，第一段的内容是相对主义，第二段则是相反相成。从林语堂起，直到今天之诸注家，都把第一段文字译为：“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，丑的观念就跟着产生了……。”但是，帛书文字简短（如引文），加之不考虑与下面第二段相联，它再难作如是译解了。它是祸福相倚相伏的同一类辩证思想：美中有丑，或将会变丑，善中有不善，或将会变不善。也就是：“天下都只知道美是美的，那就不美了。都只知道善的是善的，那就不善了。”美与善不仅倚伏着它的反面而且美与善是发展变化着的。因此第一、二段绝非一个“章”。

再如今本之二十九章：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夫天下神器也，非可为者也，为之者败之，执之者失之。

（故）物或行或随，或热或吹，或强或挫，或培或堕，是圣人去甚，去大，去奢。”

第一段谈取天下，第二段谈事物的多样性，要去甚、去大、去奢。显然不是一码事。为了合并为一章，今本加了个“故”字（有的为“夫”，为“凡”），用以联结上下文。但是帛书并无“故”字，可见中间当有分章圆点，隔成两“章”的。

因此，从帛书增减的文句中，可以发现一些章是由多“章”合成的。

3. 从同墓出土的帛书看《老子》分章

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》在老子乙本卷前，还有四种古佚书：《经法》《十大经》《道原》《称》。1976年5月，文物出版社曾以《经法》为名，发行简本。但学人多称为《黄老帛书》。它的文字保留完整，掩损得少，较之帛书老子要好得多。其中，《称》，共1600字，由若干不同的论点组成，这若干不同的论点，也是用分“章”圆点“·”加以间隔的。它与帛书老子甲本的分“章”圆点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五千字帛书老子仅留下十九个分“章”圆点，而1600字的《称》就保留了四十二个。这对于考证帛书老子的分“章”圆点，极有参考价值。

《称》最长的“章”为220个与80个字，除此而外，大部分“章”由七八句、三十个左右的字组成，也有三四句一个“章”的，还有三个“章”只有两句话：

- “提正名以伐，得所欲而止。”·
- “界而正者增，高而倚者崩。”·
- “惑而亟反，□道不远。”·

虽只两句话，但前后分“章”圆点说明它们是独立的“章”。从文义上看，也是独立的完整的论断。所以帛书老子的“民之不

畏威，则大威将至矣”，就有分章圆点加以间隔，是正确的、可信的。

《称》还有一句话一个“章”的：

•两虎相争鹬犬制其余。•

帛书整理组在“争”字下边加了个逗号，成了两句，但在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则是这样一句话：

两虎相斗而鹬犬受其弊。

看来无论是两句，或是一句，凡一个句子，一组句子，只要表述一个完整的思想，就可以成为一个章。

《称》有两句一“章”的，帛书老子也有两句一“章”的。

《称》有一句话一“章”的，那么帛书《老子》是否也有一句话一章的呢？下面再看。

4. 再从其他典籍看《老子》的分章

从《称》的分“章”圆点，不禁使人想起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分章。那里也有两句话、一句话，只要是完整的思想就是一“章”的：

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雍也可使南面。

这两句在《论语》的《子罕》、《雍也》篇，就是独立之章。

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

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

这是《孟子·离娄上》的21、22章。

《老子》的原本，是否也有一句话一“章”的呢？有。而且还不止一两“章”。比如：“正言若反”。“稀言自然”、“绝学无忧。”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等等，都应该是独立成“章”的：思想完善，与上下文无直接联系。独立成章后，文义大明。下面试举两三例：

(1) “正言若反”。这是今本七十八章最末一句，它与上文“受国之诟”、“受国之不祥”等上文，并无直接联系，不是上文的结论。思想上又极为完整，甚至赛过一篇文章、一本书。以《称》及《论语》衡之，原本当是独立成章的。

(2) “绝学无忧”。在河上公本、王弼本、傅奕本（下简称河、王、傅本），此句是廿章之首句，下面紧接着“唯之与呵，相去几何，美之与恶，相去何若……”，显然文义不相属。因此高亨将此句列入十九章之末，紧接“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”句后。看起来，比列入廿章要合理，但细加琢磨，也是不妥。

“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”（今本无“而”字）是对侯王、圣者的劝导。而“绝学无忧”则是对当时盛行的私学而言，他们倡仁导义，推圣崇智，弄得仁义真假不分，天下不宁，人民难治，因此此等私学要绝而后已。如果列入十九章之后，就成了让侯王、圣者也要“绝学”了。国君、统治阶层也要绝学，何以为君？何以治国，何以“知天下”，“知天道”？老子的“知不知，尚矣”，

“学不学”，就是说的国君要学要知，《老子》五千言，也是为了某些人的学。因此针对“私学”而言的“绝学无忧”，既不能列入十九章，也不能列入廿章，而只能是独立之“章”。这样，老子的一个重要思想，即可重见天日。

(3) 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这是六十章的首句。即治国忌折腾。思想完整，极为深刻。而它与紧接着的，“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……”，风牛马不相属。原本必为独立之“章”。

可见，古本老子还有一句话一“章”的。

5. 从文义方面看文章

上述四方面的分析说明，《老子》原本的分“章”完全是根据文义即思想决定的。凡论点独立的，就是独立之“章”。凡论点互不统属的今本的章，它就是多章合成的。如今本六十四章，它由各不相属的五组论断所组成。

•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，其脆易判，其微易散。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

〔•〕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

〔•〕为之者败之，持之者失之，圣人无为也，故无败也。无执也故无失。

〔•〕民之从事，恒于其成而败之，故曰：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矣。

〔•〕圣人欲不欲，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，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。

显然这是由五个“章”组成的一个章。没有方括弧的圆点为帛书留下的圆点，而方括弧内的圆点，当为原本的而已残损了的圆点。这样分开，岂不更好吗？

再如二十章，其全文如后：

〔•〕绝学无忧。

〔•〕唯之与呵，相去几何，美之与恶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。恍兮，其未央！

〔•〕众人熙熙，若享大牢，若登春台。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，若婴儿之未咳。累累兮，若无所归。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，我愚人之心也，沌沌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独若昏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独若闷闷。惚兮其若海，恍兮其若无所止。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似鄙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

“绝学无忧”，理当独立成“章”，已如前述。第三段，是老子的自画像：人们兴高采烈，昭昭察察，各有所为，而他却像懒懒散散，疲倦昏糊、淡泊无欲。其实他的渊博深沉，若无所止，锲而不捨的追随和咀嚼着事物的本源——“贵食母”。第二段则是另外的意思：恭维的与怒斥的、美的与丑的，常常会颠倒过来，昨非今是，此是彼非，也常常随着时代、政治风云的变

换而变换。那么是非的天平究竟何在？多么不清楚呵。最好是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吧？世人所畏惧的，何苦去触犯它呢？显然这三件事，互不相属，可以肯定原本是三个“章”。分开它，比“一锅煮”，岂不明白？

通过以上五方面的分析，《老子》原本的分“章”符号是可以考证的，也是可以复原的。今本《老子》的分章是可以也是需要重新审订的。我们考证的初步结果是：整个帛书老子，原有分“章”符号在118个左右。或者说，《老子》原本是116个左右的章。在今本八十一章中，有五十六个的分章是没有问题的，符合旧貌的。只不过有一个章（40章）根据帛书排列需要调整文字到下一个章。另外廿五个章则是由二个或多个章组成的。

（1）有一个章（64章）是由五个章组成的；

（2）有一个章（81）是由四个章组成的；

（3）有四个章（63、2、20、23）是由三个章组成的；

（4）有十九个章（41、42、45、46、48、50、51、52、60、67、72、73、75、78、5、22、29、35、36章）是由两个章组成的。

我们所说的“恢复原本结构布局的面目”，并不是说要重新回到不分章，或者只用某种分“章”符号区分章节上去。而是说，要在弄清原分章符号的基础上，重新审订今本分章，按新的篇次、章次，排列顺序。或再称为“章”，或者不称章，只编顺序：一、二、三……或①、②、③……。只要方便阅读、研究、查找，就行了，总之，一个复旧而又不泥古的新分章的《老子》，是可以问世的。

二、章次结构的复原

简本帛书老子整理组的《编辑说明》说：“通行本第四十一章，帛书两本都在四十章之前。通行本第八十、八十一章，帛书都在六十七章之前。通行本第二十四章，帛书都在二十二章之

前。寻绎文义，其顺序亦较通行本合理”。也就是说，有四个章“合理”的章序被更动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有必要详细分析一下。

1.今本八十、八十一章，照帛书排列，它应在今本六十六章之后。这种排列是合理的。因为六十五章，老子设计了一种理想的人民（“……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……”），六十六章，老子又设计了一种理想的、谦下的统治者（“……欲上民必以其言之下，欲先民必以其身后之……”），接着又是理想的国家，即“小国寡民”的八十章，这岂不是顺理成章？但是这种“小国寡民”，虽有一当十当百之器而不用，“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”，等等主张，显然与西汉大一统后的现实是相违背的。是否因此被调整到倒数第二章的呢？仅此一章，还不敢妄下论断。八十一章的调整篡改，大概是可以证明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加以更动的。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。·圣人无积，既以为人，己愈有，既以予人，己愈多。故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（简本帛书老子第9页）

只留下中间这么一个分“章”圆点。起码说明它们不是一个章。圆点后面的文句、文义连贯，独立成章是没有问题的。前面六句，以“民之不畏威，则大威将至矣”的前例看，属三组各不相干的论断，当还有分章圆点加以间隔。其中讳忌在“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”的论断。这与孔子干七十余主终于叹息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见之矣”，是一样的，这是老子对国君行政者道德修养的估价。道法两家大都完全变换角度，承袭了这个观点。《管子·侈靡》说：“贤者少，不肖者众”。《庄子·胠篋》说：“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”。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说：“今天地之间，不肖实众，仁贤者寡”。《韩非子·难势》说：“人之情

性，贤者寡不肖者众”。当《老子》成为官方哲学后，再赤裸裸地宣称善者不多，就太不利于文饰政治了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它否定忠孝的思想终于被修改，同样，老子的“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”，也是无法被统治阶级公开接受的，它也无法与儒家性善论的思想相调和。于是它被放到最后一章去了。但是调整章次毕竟不行，又终于被改为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”（严遵本、河上公本），唐宋时进一步改为“善言不辩，辩言不善”（傅奕本、范应元本）这种无关紧要，过于绝对的话，哪里像老子的思想呢？

2.再看今本四十一、四十、四十二章：

反也者，道之动也；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。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（上为今本四十章全文）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（上为四十二章之前半部分）。

帛书的顺序就是这样的。前面有四句话，被今本改造为两句：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”，帛书多了四个“也”字，成了四句。这一来显出了这四句（“反也者，道之动也……”）与后面八句的句组形式不同，“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两句，与下面“道生一，一生二……”六句，不仅句组形式同，而且内容同。这岂不是两个章吗？可是在今本中间插上了个“上士闻道而勤行之……”的四十章，后面又是“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……岂不大损文义？显然这三个章，应该按帛书顺序排列。

3.再看今本廿四与廿二章。

廿四章的主要内容是：“自示（视）者不彰，自见者不明，自伐者无功……”。廿二章的中心内容是：“不自是故彰，不自见故明，不自伐故有功……”。今本不仅章次颠倒，而且中间夹了与上述文义无干的廿三章。廿三章说的是：①稀言自然②暴风骤雨不能久③同道同德同志同友问题。显然帛书的排列，较今本

合理。

由此可见，上述几个章，应该照帛书排列“归队”。

三、上下篇篇次结构的复原

下述最古的文献都证明“老子著书上下篇”，上为“德”，下为“道”：①韩非子的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；②帛书老子甲乙本；③严遵《道德真经指归》；④甚至直到魏晋仍是德上道下。晁说之跋王弼注老子：“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，犹近于古”。就是说道德经不是道上德下，而是德上道下，这更近于古①。当然，这也说明还有道上德下的本子同时传世。

所谓的“道”，所谓的“德”，并不是统篇皆是道，或统篇皆是德。上篇既有论道的，也有论德的；下篇同样如此。这如同《论语》诸篇之篇名，《学而》篇，是取首句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……”的“学而”二字；《为政》篇是取首句：“子曰：为政以德……”的“为政”二字。……并不是通篇皆言“学而”与“为政”。《老子》之“道”、“德”，也不过是取首句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……”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……”之首字而已，并无实际意义。至于“道经”“德经”之定名，那是以后的事了。帛书证明了这一点。

看来彻底、正式地将“德”上“道”下颠倒过来，是在唐玄宗时，唐初或唐以前已经有了道上德下的传本了。但用行政力量明文规定道上德下的编序，是在唐。开元十年，玄宗昭曰：“老子道德经宜令士庶家藏一本”。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亲自注疏老子后，群臣奏请：“四海同文，一字辞措”。“许之”。天宝元年四月，玄宗下《分道德为上下经诏》：“化之原者为道，道之用者为德，其义至大，非圣人孰能章之？昔有周季年，代与道丧，我列祖元元皇帝，乃发明妙本，汲引生灵，逐著元经五千言，用救时弊，义高象系，理贯希夷，非万代之能铸，岂六经之所拟？

承前习业人等，以其卷数非多，列在小经之目，微言奥旨，称谓殊乖。自今以后，除崇玄学士外，自余所示道德经宜并停，乃令所司更详择一小经代之。其道经为上，德经为下，几庶乎道尊德贵，是崇是奉（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·尚黄老》，《全唐文》卷三十一）。因《老子》卷数不多，竟与其他小经相等同，固然是引发此诏的原因，而另一个原因是“称谓殊乖”，虽然没有言明“殊乖”在那些地方，当时德道的排列当在其中，不然不会专门下“分道德为上下经诏”的。

可见，玄宗时道上德下始正式固定。

“德”居上居下，看来关系不大，其实不然。今本三十八章，是古本《老子》的首章，这是《老子》说教的“起点站”，它谈失道（帛书甲本多了“故失道”三个总结性的字，今本就没有，它有画龙点睛之妙）前后的递变，反映了老子退化的政治史观，整本《老子》是从这里出发的，即从政治历史出发的，而不是像今本是从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……即从哲学出发的。但，这篇首章，排在今本中间，自然模糊老子学说的出发点。今本三十七章，是古本《老子》的结尾章。按照秦汉及先秦成例，一本著作的序言，不是放在书前，而是放在书末。如《庄子》的《天下》篇，就是《庄子》之序，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其序言、导言、总结性的言论，就放在书末。按照帛书排列，今本三十七章是书末之章，换句话说，它就是《老子》之序言，之总结。按照帛书的文字，它总结了什么呢？第一，它明确了《老子》进言对象主要是侯王（“道恒无名，侯王若能守之”）；第二，劝导侯王安守无名，不要求名取辱（今本篡改了文字，详下）。这与司马谈、司马迁归结老子要旨：“光耀天下，复反无名”，“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”正相吻合。这样的“序”，十分重要，大有点睛成活之妙。它说明《老子》是从政治出发，又归结于政治的。由于上下篇的颠倒，书末的卅七章，成了“腰”。也许正由于它成了

“腰”为适应这种结构上的改革，后人又在文字上作了修改：“道恒无名，侯王若能守之”，被改为“道恒无为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”，侯王守“无名”，变成了守“无为无不为”了。加之“不辱”被改为“不欲”，老子不要求名求辱的思想与说教不见了。一个清清楚楚的序言章不见了，消失了。

同时，老子说教的重头部分都在上篇，即德篇，这里不仅有它的政治历史观，而且为君、治国的基本准则、要求；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的基本政策的设计，以及理想的人民、理想的统治者、理想的国家，乃至如何处理政治危机的整套办法，都在上篇。下篇即道篇，侧重于思想方法、认识论、道德修养、修身养性，也有些军事思想，用权，以及关于“道”的论述。正是由于上下篇的倒置，老子学说的重心是政治还是哲学，始终含混不清。正置之后，再加上清除文字上的篡改，老子学说的重心，将会很快澄清，许多误解与争论也会消除。

所以，“德”上“道”下的篇次，应该恢复！

四、文字的比较

如果说，帛书老子在篇名、篇次、章次、章结构方面胜过今本的话，那么，在文字方面，就不能这样说了。帛书借字多。衍字、错字、脱字、异体字、掩损的字也不少。而今本《老子》则是经过战国、两汉乃至以后许多人的加工复原，润色修饰的。所以单就文字而言，今本胜过帛书。但是帛书又暴露了今本《老子》的许多问题，它可以用来校勘今本的讹误及后人的篡改。

1. 一字之殊，文义迥异

秦汉大一统后，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，或为适应道教的需要，后人对《老子》有意无意地作了某些篡改，这种篡改不是大改，只是个别字的修改，往往难以觉察，如“善者不多……”只是改一两个字的问题。再如：“多闻”与“多言”、“杀”与

“死”，“今”与“古”、“正”与“政”、“人”与“王”、“无名”与“无为”、“不辱”与“不欲”、“域中”与“国中”……只是一字之差，但是这一字之差，往往弄得文义迥异。试举几例：

(1) “今”与“古”。

今本十四章有两句：“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”。由此可以想像老子是一位厚古薄今，企图复古的老人。但是帛书则是“执今之道，以御今之有”。一字之差，老子的形象就变了。究竟孰是孰非呢？帛书为是。理由是：其一，从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的思想看，老子深知“道”也是发展变化的，只能以今之道，御今之有；其二，廿一章也有一句，今本为“自古及今”，帛书为“自今及古”，其三，从黄老著作看：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：“察己可以知人，察今可以知古”，“……以近知远，以今知古《淮南子·汜论》、“夫殷变夏，周变殷，春秋变周，三代之礼不同，何古之从？”可见执奴隶社会之“古”（夏商周），难以御封建社会之“今”（春秋）的。帛书文字正确，今本文字遭篡改。

(2) “强良”与“强梁”。

今本四十二章后半部份的文字与帛书有点不同：“人之所恶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自名也，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，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，强良者不得死，我将以为学父。”所谓“孤”即少德，“寡”即寡德，“不穀”即不善。王公用以自谦之词，表示自己少德、寡德、不善。显然这里老子在对侯王进行谦下的说教。后面的“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人”的结论性文字，必然要与这种谦下之教相吻合。照今本的文字是：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，这就成了“强暴的人不得好死”，二千年来都是这样理解的。粗看，似乎也通顺，但细想却不对。这与上述谦下之教有何相干？强暴的人不得好死，这是童稚们的知识，何堪作为一国之

“学父”——教学之导？帛书不是“梁”，而是“良”，良者，善良、贤能，精善也。“强良者不得死”即“强称贤能善良的人不会有好结果”，正与上文谦下之教相呼应，这种谦下，自知的态度，才堪作为王公的“学父”。尽管帛书老子乙本已此文掩损，只甲本作“良”，但以上文度之，以理衡之，“强良”是正确的。这可能是易借字为本字时，将正字作借字易，从而易错了。也可能是后人的篡改。②

(3) “大辩如讷”与“大赢若绌”。

今本四十五章有“大辩若讷”句，即雄辩的好似口吃的。但是帛书无此句。不仅如此，连今本的“辩言”“辩者”这样的文句，也无法在帛书老子里找到。老子提倡行不言之教，所以谈不上雄辩、大辩、辩者。因此，帛书证明了这些文句是后人的篡改。但是帛书甲本有“大赢如讷”句，乙本只剩下一个“绌”字。“讷”作何解？帛书之注曰：“讷即讷字之误”。但是，“大赢”——最丰裕的怎么能与“讷”——说话迟钝相对？显然“讷”即“绌”之误。“大赢若绌”——最丰裕的也像欠缺不足的。严遵《指归》有“赢而若绌”，又可作侧证。这一来老子的一个思想，岂不又见天日？

(4) “之厚”二字的有无。

今本五十章的前半部份，是说生存下来的人只占三分之一，而另两个三分之一的人，不是夭折，就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进入“死地”而死去。“夫何故”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帛书甲乙本的回答是：“以其生生也”——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进入死地。今本多了两个字：“以其生生之厚也”，这就成了“因为奉养太过度了”（陈鼓应译文）。其实，前面说的是“民”，平民百姓怎么会“生生之厚”呢？而奉养过度的富贵者，又绝不会有两个三分之一的死亡率。显然，帛书无“之厚”二字是正确的。有无二字，文义迥异，不可不小心。（当然五十章原本不是一个章而是

两个章，合二章为一章后，妄增了两个字）。

(5) “正”与“政”、“邦”与“民”。

今本五十八章前面四句是：“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”。但是帛书不是“政”，而是“正”；不是“民”，而是“邦”。先看政与正。政、正虽然古通，但在这里其本义字为“正”。因为这是上承前章“以正治国”，下转“正复为奇”而来的“正”。怎么会是“政”呢？再说，政与正的内涵不同。“人主之政”与“人主之正”，“以政治国”与“以正治国”，难道能等同？五十八章之“正”，是指该章的“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刺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”。而五十七章“以正治国”之“正”，则是指无为、无欲、无事、好静。可见帛书之“正”不是借字而是本字，将不是借字变为借字，自然文义不清。再看“民”与“邦”、“其正察察”的结果，按今本的文字是“其民缺缺”，帛书则是“其邦缺缺”——他的国家将败坏（《书·君牙》：“启佑我后人咸以正，罔缺”。这“罔缺”即不败坏）。今本则是“其民缺缺”，被译为“人民变得狡猾”，这是不对的，国家上层（即邦）先败坏，人民才跟着变狡猾，这才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。因此，帛书的“邦”（或“国”）才是正确的。

这几个例子，说明有的是后人的篡改，有的则是借字释义，借字易本字的问题。比如：三十章之“物壮则老，谓之不道”，物壮而老，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怎么是“不道”？王弼注前句为“武力兴暴”，因此“物壮则老”之“物”是否是“武”之借字？又如“人之生也柔软，其死也坚疆（强）”，死了以后反而“坚强”，于理不顺，此“疆”是否是“彊”之借字？如此等等，值得考证、推敲，然后择善而从，复其原貌，归其本义。

2. 帛书的某些文字、文句胜过今本

尽管总的看，今本文字胜过帛书，但是某些文句不一定胜过帛书。试举五、六例：

原章	今 本	帛 书
66	河、严、王本：“以其无争”	“非以其无争与(欤)?”
67	河、王本：“死矣” 傅 本：“是谓入死门”	“则必死矣”
31	河、王本：“杀人之众” 傅 本：“杀人众多”	“杀人众”。
8	河、傅本：“与善人” 王 本：“与善仁” 这成了善于施予之意	“予善天”，即施于像天那样普及，不求报答
31	河、王本：“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也”。傅本：“若美必乐之，乐之者是乐杀人也。”	“若美之，是乐杀人也”
23	“骤雨不终日”。骤雨本来就不终日的。	“暴雨不终日”。
34	大道汜汜(或汎汎……)兮	无“大”字，“汜”包括大

3. 帛书利于解疑判误

历来对《老子》某些疑字、疑句、惜简重出，难下决断，莫衷一是。帛书有助于解除疑团。试举几例：

(1) “罪莫大于可欲”。此句在原四十六章，但为王弼本所无。任继愈、陈鼓应先生的《老子新译》《老子注释》，也无此句。而河、严、傅等本有此句。古本究竟有无，难下结论。帛书甲本皆有此句，从而证明王本夺此句，已无可置疑。

(2) “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”。原十七章的这两句话，又出现在二十三章末，“上不接天下不落地”与上下文毫不相干。中外学者早疑为错简重出。苦于无证据，只得保留它。帛书甲乙本果然无此两句，这就可以放心删除这两错简重出了。(可惜迄今

的出版物，依然保留）。

(3) “万物得以生”。“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”。此三句出在今本卅九章。但是惟独严遵本、敦煌戊本无此三句。究竟如何？无法论定。帛书甲乙本也无没有这三句话。重审文义，帛书是正确的。这就为论定此三句的有无，提供了证据。

(4) 今本八十章的几句话，傅本及范应元本为：

“使民复结绳而用之，〔至治之极。民各〕甘其食，美其服”

而河、严、王本则无中间方括弧之内的六个字。帛书也无此字，这说明此六字乃唐宋以后所加。

(5) 有“上”与无“上”。七十五章有一句，河、严、王本、帛书甲乙本是：“民之轻死，以其求生之厚也”。显然，这是说的“民”的“求生厚”。什么叫“生之厚”？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有句话：“民生厚而德正”，即人民生活丰厚，德行就端正，当然也就不至于去轻生冒死，犯上作乱。所以“生厚”即是今天所谓的“温饱”。人民之所以轻生冒死，为的是求温饱。但是，唐宋以来这句话变了样，看来首先是傅奕本妄加了一个“上”字：民之轻死，“其上之求生厚也”。这一来“求生厚”的不是人民，而是君上。“由于统治者拼命的保养他们自己，所以逼得人民去冒险”（《老子新译》）。虽然也通顺，但是老子原来的意思：要让人民有个温饱的生活，不见了。帛书为恢复这一思想，提供了证据。

过去认为河上公本文句简朴，傅奕本虚词多，文辞丰满。简朴者较古。帛书的证明恰恰相反。帛书虚词多，虚词少的河、严、王本是经后人裁剪的。有些虚词往往对正确断句，判疑决误有好处。还有如：如与若；呵与兮；碌碌与碌碌；𪔐与𪔐；刺、别、害；诃、呵、阿，施与邪；固与姑……如此等等同义异字，同音异义，形近而误的字，正好利用帛书这个最古本进行校正。

4.肯定后人增饰润色而不影响文义的文句

今本《老子》某些文句，显然是后人的润色加工，不仅不伤害文义，而且能更好地表达老子的思想。如此者应加肯定、保留如：

原章	帛书	今本
64	“百仞之高（或“百千”），始于足下”。前句与“千层之台”同义	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
9	“功遂身退”	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”
24	“企者不立”只一句	“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”
30	“师之所居，荆棘生之”。只两句。	“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；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”
25	“独立而不改”。只一句	“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”
43	“无有入于无间”	“出于无有，入于无间”

总之，利用帛书，校勘今本的文字是必要的，可行的，重要的。

五、结 语

可否先在命名、结构布局上作些复原工作呢？

不再称《道德经》而直称《老子》。出版物早已这样办了。

不再称道经、德经。而称“德”、“道”，或上篇、下篇。其顺序为德上道下。

照帛书的顺序，“归队”已出序的几个章。

用帛书的分章圆点，以及新增减的文句，审定今本分章。

197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战国策》，对其分章作了审定。对几十个章的组合作了调整：“姚本和鲍本的分章略有不

同，现参照姚、鲍，根据文义，对少数篇章重新作了分合，并附校记。总计为四百九十七章，比姚本的四百八十六章多了十一章，比鲍本的四百九十四章多了三章”（见该书《校点说明》）。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，“对论语章节分合”，就根据历代的版本和各家注解，“斟酌取舍”，而在各篇之下，“简略地记述各种注解本的异同”（见该书34页）。《老子》一书可否仿效上述两例呢？

可否以最古本——帛书老子，与最善本——河、严、王、傅、范应元本，为底本，参照它本，对《老子》的文字进行一次全面的校勘，择善而从呢？

帛书老子出土快廿年了，科学地校定今本，恢复原本之面目，不宜再延迟了。

注：

①王弼注老子，“德”为上篇，其证据还有卅八章之注特长。古时编注之书无序言，而序言多放在首章之注、之按语中。如司马光之《资治通鉴》，第一卷第一个“臣光曰”，长达千四百字。连毛泽东编的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，第一篇文章《书记动手，全党办社》的“编者按”，长达千六百字。王弼注老子，“德”之首章即卅八章之注，长达千二百字，远远超一章之注。

②帛书与今本的“自称”“自谓”“自名”的差异，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帛书的证确。卅九章帛书是：“侯王自谓（谓）孤、寡、不穀”，到了四十二章成了：“人之所恶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自名也”。由“自谓”自己少德、寡德，不善，进而到“自名”——自己认识自己的少德、寡德、不善。这可见老子用心良苦，要求步步深入，合符逻辑，顺情理。帛书的文字是正确的。但今本统统改为“自谓”或“自称”，似乎是规范了。但抹煞了“自名”的要求，岂不有损文义？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共贵州省委党校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全根先）